

2009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②辑

主编：陈志伟



此外无他

傻
正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此外无他

傻
正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外无他 / 傻正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 陈志伟主编. 第 2 辑)
ISBN 978-7-5482-0160-1

I. ①此… II. ①傻…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4010 号

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第 2 辑) · 此外无他

陈志伟主编

傻正著

责任编辑: 于学 黄河飞

封面设计: 张丽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广东世汇商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160-1

定 价: 120 元 (共 6 本)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自序：边缘的苍老与复活

认识一个写诗的朋友，叫游子衿。他在自己博客的首页，挂了几句话：“我想习艺生涯总会有终止的一天。有一天，我会停止写诗，放弃这磨炼了一生的技艺，让呈现之物自行离去，回到它们存在的真相之中，不为人知也更为美丽。它们也许会回来看望我吧，它们会在我这里互相认识，从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爱与尊严，时刻彼此提醒、彼此给予。它们会原谅我似是而非的介入，我得承认，我的手艺一直是粗糙的。”

每当打开他的博客，读这几句话，读一遍，两遍，它总令我浮想联翩。我相信这是他信手写下的，或者只代表他一时一地的心境，但我看到他将写作当成一种手艺，将人们习惯仰视的劳动放得那么低，低到不为人知的尘埃里去。在这个喧哗浮躁的尘世，也许这才是对待写作的正确姿态。但多少人能够坚持无功利的写作，不依赖欲望的马匹，单单靠这内在动力走完写作的全程？几乎每一个写作的边缘人都担心或预料会有停止写作的一天。边缘总容易枯萎，但有意无意将自己放在边缘，却可以看到人世苦乐最真实的一面。

写作确实是一项应当磨练一生的技艺。这一个小小说集叫《此外无他》，这个书名也是我信手取下的，它代表我一时一地的心境。北宋欧阳修写了一则寓言，叫《卖油翁》，我少年时代读到

它，激动不已。寓言说的是一个叫陈尧咨的人擅长射箭，于是他经常吹嘘自己，总认为自己射术天下无双，有一次他射箭的时候，旁边站了一个挑担卖油的老翁，见陈尧咨的箭十发九中，居然没有给他鼓掌，而只是会心一笑。狂妄的人往往也自卑，这个笑容使陈尧咨认为老翁看不起他，十分生气，准备发飙；在这时，卖油翁将一个葫芦放在地上，再用一枚铜钱轻轻盖在葫芦口上，紧接着他取出杓子，高高举起，又若无其事地往葫芦里倒油，他眯着眼睛，动作缓慢而优雅，只见淡黄色的油穿过铜钱的方孔，注进葫芦中，铜钱上却没有沾到一滴油。我反复想像此时狂傲之人那目瞪口呆的表情，觉得十分过瘾。整个过程卖油翁言语不多，但他那句“我亦无他，唯手熟尔”富含深意却又无比潇洒，值得每一个手艺人记忆一生。这个故事可以被解读为高手在民间或高手应低调等等，但我认为应该用“训练有素”来理解它。训练有素之后所有的技巧才会理所当然，面对庞杂的文字组成的海洋你才会气定神闲。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中，对写作都缺乏真正必要的训练，我很早就意识到，大学的写作课是培养不出作家的，因为它无法在思维和视野上给写作带来任何帮助。许多理论其实并没有回到文本本身，它不但无法为文本解读提供必要的工具，相反经常屏蔽真相，为解读制造难度。

写作是一条艰辛的路，从物质生活上考量更是如此。卡夫卡对最理想写作环境有如下描述：“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护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惟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看似卡夫卡选择一种囚徒的生活，其实他选择的是将物质的生活

交给他人。也就是他的劳动成为合理的存在，没有生存的挤压，自己养活自己。

每一个用心写作的人都会希望能用笔养活自己，但事实上多数人依然无法做到。和许多行当相比，眼下写作这个金字塔显得更扁，除了少数的实力作家以及部分媚俗写手能在塔尖分一杯羹之外，这个行当的大多数人依然必须依附其他职业而生存。古代文人，往往可以将诗人、学者、散文作家、政论家、官员、画家、音乐家、书法家等身份融为一体，有时还带兵打仗，心血来潮还搞搞科学研究，比如司马光就弄出一个枕头叫“警枕”，苏东坡更是一个有名的美食家。他们的生活显得摇曳多姿，但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文人已经没有那么好运气了：科技事业分走了一部分高智商人才，公务员分走了一部分有“贵族血统”的，文字功底好的抽去写公文了，脑子机灵的人跑去炒股票做生意，剩下的这些跟我一样有点傻的，便一手扶紧饭碗，一手琢磨文字，两手抓两手都必须硬，饭碗要是弄破了，文字可是无法当饭吃的。曾有人分析“五四”时期文学发展迅猛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文人的收入非常高。有人考证，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元，折合现在人民币2万多元；他一生用于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年收入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像。闻一多自费印行《红烛》，预测印费100银元左右，售出200册就能收回成本，他自己预计售出800本应该不是难事，结果在一封家信中闻一多说：“大概在《红烛》未能出版以前，我省下的钱不能寄回。《红烛》卖的钱同他种著作底收入，统归家中子弟教育费之用。请家中不要着急，书呆子快要收利钱了。”现在我至今还没有听说哪位诗人自己印刷诗集能够赚钱贴补家用的，倒是时常会听到诗人迫于生活压力自杀的消息。

当自己所擅长的手艺无法养活自己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边充塞油污和灰尘的生活将那些并未修成正果的作家与他的文字隔开。另一边，文学的软骨症一天天严重，缺钙的症状日渐明显：对杂志的编辑、影视的导演有条件反射，或者干脆媚俗，投其所好；面对现实麻木失语或者开始说假话；同时，向文学青年炫耀本领成为文学大叔的基本权利，文坛开始出现抄袭、诱骗之类让人不齿的行径。写字的人变得越来越不自由，因为自由其实是一种能力，当自己的生存都无法独立时，思想的独立就显得难能可贵。于是我经常想起一脚踹倒蒋介石的刘文典、与鸡同食的金岳霖、留着辫子的辜鸿铭、走进湖水的王国维……他们执着而可爱的性情本身就是人世间一支值得怀恋的歌。

我曾经慷慨激昂，曾经雄心勃勃，而这些日子，我的内心一直有些低沉灰暗。诗人吾同树活着的时候，我曾激愤地对他说：如果三十岁还写不出什么来，我大概也就认输放弃。没料到向来偏激的小树反过来对我说，三十岁没有写出什么也不奇怪，应该坚持。但2008年他没有奔跑起来，而是飞升而去。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和他的诗集放在同一套书里面，看到他在我QQ上灰暗的头像，我常常有些恍惚。如游子衿所说，“放弃这磨炼了一生的技艺，让呈现之物自行离去，回到它们存在的真相之中”。眼看我也年近而立，有时会想，对于追求幸福而言，放弃写作有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如果让自己一直努力还无法接近的那座城堡消失，削去生活中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理想和追求，一个人空荡荡幸福着，这到底算是什么幸福呀？

算起来，我出版过两本半书：小说集《宿命飘摇的裙摆》，诗集《只能如此》，还有半本是指大学跟子龙合著的《生命不过是一种意淫》，那半本严格上来说不是正规的出版物，但回头看时它却显得最为本真。当看到我的文字从电脑屏幕上变成纸，然

后又缓慢地换成钱，便会在出书的虚荣中感受到一丝荒凉。

《此外无他》是我的第三本书，里面包括两个中篇和九个短篇，多数是2008年以后的作品。其中《假设》是2004年一次失败的中篇探索，《1983年的子宫和狗》是2009年又一次不甚成功的中篇探索，而《活埋》和《未来之城》则是我从2005年的长篇《彼岸世界》中抽出来独立成篇的，那也是一部失败的长篇。所以似乎可以说，这是一部“失败之书”，它记录了我这几年小说探索的某种极限。同时我想，如若我无法再写下去，它也许就是最后一本书。当然，放弃绝不是明智之举，坚韧才是训练有素的小说创作应有的题中之意。不然，也只应是瓜熟蒂落，任其“自行离去”。所以，我希望自己三十岁以前，能完成《美人城手记》的写作。

活着，唯求一点真诚，此外无他。写了，或浓或淡留点痕迹，此外无他。爱过，记忆总会消失在死亡的尽头，此外无他。我承认自己拥有或曾拥有过写作的才华，但在如蒸馏水的生活中，我明显感觉到它正如晨雾般一点点地消失。这样说起来或者有一些灰心丧气，但却无比真诚，一种苍老的真诚。当然，在这个边缘，我期待自己能够复活，沉甸甸亮晶晶，将岁月洗刷不尽的苦难重新写在纸上。我凝望着，挪动着艰难的脚步，一步步靠近前辈们星空般辽阔的心灵。再过两个多月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想，我应该可以告诉他（她），这个父亲一生探求的路上曾经有过不该有的彷徨。

2010年4月15日于松山湖

目 录

自序：边缘的苍老与复活

视若无睹	(1)
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	(10)
病刀	(38)
梅花黑手镯	(48)
1983 年的子宫和狗	(61)
假设	(136)
布苏的酱油瓶	(182)
活埋	(201)
未来之城	(218)
幸福彼此平行	(247)
我有青鸟,不翼而飞	(262)

此外还应有他

——读傻正的小说《1983 年的子宫和狗》兼及其他	陈培浩(277)
------------------------------------	----------

喧嚣时代的孤独书写

——对傻正及其小说的一种解读	许泽平(291)
----------------------	----------

无法安置的灵魂

——读《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	吴丰强(304)
---------------------	----------

视若无睹

你得到了什么，在遥远的异地？你失去了什么，在你自己的故乡？

——莱蒙托夫

1

老徐说，这两天他已经死了两次，下午准备再死一次。但那天下午他没有去死，而是在我家喝得酩酊大醉。他举起两个手指，说这是两棵树。我只能说是的，好大的两棵树。他接着说要砍树，我看他站起来，直奔厨房寻找菜刀，大惊失色，一把抱住他，连哄带骗让他在沙发上躺下，但没多久，他又站起来，说去找铁莲，我说铁莲不在；他便要去找苗导要工资。于是整个下午，我们都在铁莲和苗导之间纠缠不清，一直到他睡着了，在沙发上打着很响的呼噜。

老徐睡下了。我的酒劲也开始发作，脑壳嗡嗡地响。床真是好东西，但我刚躺下又爬起来——我得去锁门。我对门那老太婆不知为什么有偷东西的癖好，其实他们家一点都不穷，但她就好这一口，我吃过亏，被她顺手牵羊揪走了两双价值几十块的皮鞋。我锁好门，楼上那家人又开始挪桌子和椅子，而且还挑时段，不是午后就是半夜，每次都拖得天花板哩啦作响。刚开始租

这房子的时候，我上楼十分客气地同他们说了两三次，这倒好，他们反而觉得我敲门打扰他们了，属于恶性骚扰，事后便给楼下管理处打个投诉电话，并让他们转告我说，如果我再去敲门他们就报警。

我醒来的时候，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在窗台上叫个不停。老徐在客厅抽烟，他斜躺着，把脚架在茶几上。他见我从房间出来，慌忙把脚缩了回去，十分礼貌地对我笑了一下，才说：真不好意思，喝光了你的酒。说着他看了一眼空酒瓶，酒瓶还横在茶几下面。我说没事，倒是让你死不成了。

老徐是一个群众演员，跑跑龙套。刚才说到的苗导是他老板，秃顶的胖子；铁莲是他前妻，不久前离婚了。他每天都要在苗导面前出现一下，奉献几个笑脸，期待苗导给他点活干。按行价，露一下脸的是二十，有一句台词的五十，装一次死人给一百元红包，做一次替身两百到三百，挨一记耳光五百块，但挨耳光通常要补拍，一场戏下来脸就肿了。前两天，老徐去死了两次，理当得到两百块报酬，但被苗导给扣下来，“工资过几天再拿，这点小钱，我们苗总，会给你的”，故此老徐心里郁闷，下午本来还有个机会死一次，喝高了，没去成。

老徐指了指天花板，说：上面很吵。

我说，没办法，特殊爱好，每隔两分钟会挪动一下桌子，习惯了。

2

在离婚之前的那段日子，老徐经常可以在自己的床上发现苗导的东西，开始是外套、熊猫牌香烟或者打火机，后来是领带、袜子、皮带、大号内裤。每次两人吵起来，铁莲总是一句“他不小心落下的”，其他什么都没说就走开了。老徐不是受不了大号

内裤，而是受不了这种轻蔑。

最后老徐用单车载着铁莲去离婚，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骑着单车走了，铁莲习惯性的唉了一声，老徐回头说：唉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夫妻了，自己走回去！说完这句话，老徐哼着曲子走掉了。在我看来，对这个情节的安排，老徐早就密谋好了。他一定知道铁莲会习惯性的唉一声，也早就准备好那一句台词和扬长而去的姿势。他对我讲述这个报复性的情节时，始终带着一种孩子般的笑意。老徐似乎不像别人离婚那么伤心。“离婚太便宜了，只要七块五毛钱！把那红本本一剪，啥事都没有了，我问人家同志，要不要什么东西，人家说不用。”对未来的生活，老徐也一点都不担心。“老郑，我跟你说，体面人在这方面就不如我们了。不瞎吹，正儿八经的，很多人一辈子就睡一个女人，我们的工作流动的，打工妹多得是，她们也是流动的。”说完老徐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但江湖传言，老徐下面不行，这大概是铁莲愿意和苗导睡觉的原因所在。这种传言越传越真，最后传到了老徐的耳朵里。老徐脸霎时就红了。但没过几天，老徐就和一个叫小周的姑娘好上了，出双入对，非常亲密。该姑娘眉清目秀，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据说苗导都曾经对她动了心，只是一直没有得手。现在，居然让老徐给征服了。对老徐这一手，我颇为佩服，这等于一言不发，用自己的行动去回应别人的非议，实在是大丈夫的壮举。果然，外界的流言便渐渐平息，老徐也终于挺直了腰杆走路。

过了一个星期，老徐又老往我这边蹭。我问他为什么不去陪人家小周。他支支吾吾。分手了？他摇头。那怎么整天往我的场子跑？你又不赌钱？老徐沉默良久，才说：老郑，最近场子还景气吧？我看赌的人都挺多，很多赢的。

赌钱都是有赢有输，赢的就和输的一个数，什么叫很多赢

的，你想借钱？我恍然大悟。

他点了点头。

准备结婚？

他又摇头。

我被憋坏了：妈的，你装什么孙子，说！要钱做什么？

他吞吞吐吐说了半天，但我总算听明白了。他要陪人家小周去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我大为光火，臭骂了他一通：“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那事很伤身体的，人家一个小姑娘，你还是不是男人？出了这样的事，你就得娶了她！还去医院干什么？”他给我这样一骂，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一个大男人这时候哭了，这让我简直忍无可忍，站起来，喊了一句：你他妈给我滚！

这一句把他震住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泪，KFC 的，估计是和小周到 KFC 顺手拿下来的。擦完了，他又把纸巾放回口袋里去。这才蹦出一句：那孩子不是我的，是苗导的。

我一愣：是苗导的，你操什么心？

他深深地把头低了下去。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有什么比一个男人的尊严更重要呢？

我取出两千块钱借他：让人家姑娘吃好一点，补一补。

他接过钱，数了两遍，说了些感激的话，便伸手掏出那块纸巾，把两千块钱小心翼翼包起来，走了。

3

由于老徐对小周所做的事，现在更没有人质疑他下面有问题。而苗导的老婆，也没有再和苗导闹离婚。

生活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但苗导对老徐的态度明显好转，不但把以前拖欠的工资还了，还发了三百块钱给小周补身子。这让大伙惊讶不已，都说苗

导也有善良的一面。过几天，苗导又给大家派发了避孕套，还开了会，在会上苗导对大家进行性教育。说有些外来女工认为事后用自来水冲洗就可以避孕，这是不对的；更有些女工荒谬的认为，事后服用凉茶可避孕，这也是不对的。虽然凉茶说明书上写着孕妇忌服，但凉茶只能降火，不能防止大肚子。

会后，大伙对老徐说，苗导这次是冲着你来的，以后嘿咻嘿咻小心点，别让小周喝凉茶了！老徐张开嘴应付地笑着，虽然有些尴尬，但看上去显得精神饱满。

冬天的风开始在这座制造业名城吹过，天上的云被搜刮干净，晴空万里，碧蓝一片，只到傍晚才被霞光烧得通红；白色的鸟飞过这座城市的上空，越飞越高。这期间，我的地下小赌场被警察查封了两次，正在考虑改行。看着老徐白天就穿着各种朝代的衣服，扮士兵狱卒，东奔西跑，晚上就回家陪小周。经过楼梯口电表箱时，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把楼上那家人的保险丝拔掉，他们现在已经安静了许多。但天花板突然悄无声息，我也就感觉自己似乎没有活在人间。

老徐的变化间接影响了铁莲。苗导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以前是别人的女人，偷一偷觉得挺刺激，现在她和老徐离了婚，总感觉少了些味道”，苗导出入她的房间的机会渐渐少了。和老徐离婚时，铁莲拼死都把儿子强强留在自己身边，她知道苗导不是长久的依靠，万一日后年老体衰，儿子就是最好的养老保险。但不想这靠山倒得如此之快，没几个月，苗导就嫌她腰太肥，腿太粗，总之中年妇女的一切应有的毛病，经过他的嘴说出来，简直成了莫大的罪恶。在一个淫雨霏霏的下午，和铁莲吵了一架以后，苗导就不来了。

铁莲寻思着还是回到玩具厂去工作，但这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日常家务，孩子上学放学也需要接送，起早摸黑还要上班，

她开始骂小孩。8岁的强强忍不住，回了一句：只会偷汉和骂仔！铁莲气歪了，但一想，孩子并没有说错，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还必须找姓苗的寻条活计。

4

苗导当然不会给铁莲什么青春赔偿费。铁莲到苗家闹了一通，本以为苗太太会如料想中火冒三丈。没想到苗太太十分温和贤淑地接待了她，以柔制刚，端坐在那里听铁莲一把鼻涕一把泪讲述故事经过，不愠不火地对铁莲的说法一一做了回应。无论铁莲多么慷慨激昂，苗太太只是微笑点头，并不时给铁莲递纸巾，最后替苗导给她道了歉，临走，还塞给一袋水果和茶叶表达款款情谊。

刚开始走进苗家，铁莲就注意到自己的玩具厂工服与苗太太的旗袍很不相衬；从苗家出来，铁莲这些天来的阴霾都烟消云散，整个人像给熨过一般，服服帖帖，心里有说不出的舒服，并对结交苗太太这样一个朋友感到无比荣幸。

第二天，我从本市的报纸上赫然见到一张照片，是一起凶杀案。血泊中那个女人身上穿着玩具厂的工服，工号4836。在她身边，苹果和茶叶散了一地。“据知情人士称，两名歹徒用刀捅伤这位外来打工妹后，还大叫住手捅错人了。警方调查人员初步排除仇杀……歹徒在慌乱中认错人的事时有发生。”

送到医院，铁莲失血过多，不省人事。老徐不顾小周的反对，去照顾她。“你现在出现，这事情你就得管到底，你怎么知道她要昏迷多久？你们已经离婚了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不管，有谁来管？这个城市，她没有别的亲人了。”说这话的时候，老徐的眼圈都红了。

抢救的费用，花光了老徐这些日子省吃俭用积蓄起来的工

资，这钱他本来打算结婚的。小周到医院来过一次，老徐见她面无表情，以为她要来闹事，十分紧张。但小周走近他，把自己的私房钱塞到老徐手里，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走了。老徐手里捏着钱，看小周离开。小周的体贴和理解，让老徐在走廊里呜呜大哭起来。

但这些钱，除了将铁莲的工作服换成了病人的衣服之外，并不能阻止一条生命的流逝。临死的时候，铁莲醒了一次，紧紧握住老徐的手，热泪盈眶，只挤出了两个字：强强。

她指的是儿子强强。强强还在念小学，昨天妈妈踩单车来接他时，在校门口跟他的所有同学告别，说再见。回去以后，第二天就真的死了。强强对这件事思考了很久，他哭了一阵，哭完了就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强强的老师郑重其事对同学们说，他一定很伤心，所以不要提他妈妈的事，懂不？班里的孩子们都懂事地点了点头。强强得回去上课了。到学校之前，老徐对他说，如果同学们安慰你，那么你一定不能流泪，要坚强。并要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的关心。但跟自己预料的完全相反，整一个上午，没有人对他提起什么事，说什么安慰的话；整一个下午，同学们若无其事做他们喜欢做的事。面对冷漠，他终于憋不住。下课了，他对旁边围在一起走飞行棋的同学大声说：

“我家里出了大事，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当然都知道啊，你妈妈死了嘛！”

强强听了，哇的一声哭了，忍了一天的泪水，控制不住地往外涌：悲伤、委屈、孤独……他想起有一次，妈妈带他到阳台上看流星，狮子座流星雨。强强说这是星拉屎，把妈妈笑得肚子痛。他第二天告诉老师，我看到星拉屎了，却遭到一顿批评：不能说粗话。于是，他越哭越大声：“我要和妈妈一起看星拉屎……”他的话惹来孩子们的一阵阵笑声。

苗太太很简单，一手抚慰铁莲，一手积蓄力量找题材，闹离婚，分财产。其实她并不是真想离婚，只是想给丈夫施加一点压力，别让他总是逍遥法外，夜不归宿。可她想不到的是，自己的丈夫居然毫不犹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面签字。她气得直发抖，把协议书都给撕掉了。

苗导从家里出来之后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徐从影视文化公司给开除出去。老徐还不知道自己就要失业了，他边在帮忙搭建背景架，边跟新手传授经验，什么别盯着镜头看，别跑出去抢镜头，等等。他没发现苗导已经站在下面。苗导说：下来！

老徐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吗？

不是你还有谁！快下来！

哦。他应了一声，像猴子一样在背景架上攀爬，十分潇洒。苗导见状，大叫：“你不会慢一点，手脚轻一点，架子还没搭好，太用力会倒塌……我就不懂大家都是妈生的，你怎么就那么笨呢！”

老徐又哦了一声，这才蹑手蹑脚地下来了。

苗导劈头盖脸就问一句：“你老婆死了？”

老徐愣住了，点了点头。

“她要死怎么不会把我老婆也杀了呢？”

苗导的问话老徐回答不了，因为他并不知道铁莲为什么不去杀人，但他开始意识到老板今天心情不好，是故意来找他麻烦的。苗导又接着说：“她要死，怎么会想着先捅出乱子，不会想到灭掉几个人呢？”

老徐摇了摇头。除了摇头，他也不知道干什么好。

看到边上还有两个工人在看着他们，苗导对他们说，你们先